



畢業致辭感想—論研究所的學習與獲得

護理學研究所 黃詩喬

又來到鳳凰花開之際，不同的是今年因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，全球正值多事之秋，畢業典禮自然也不如往常熱鬧，本屆畢業的莘莘學子面對後疫情時代的就業市場，大家的心情想必是喜憂參半。護理系畢業生鮮少有就業方面的困擾，疫情來臨反而讓人們對於護理人員的付出與努力更加重視，新聞畫面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，當護理人員拿下防護口罩，面容上露出的層層壓痕，讓人覺得心疼感佩，南丁格爾的服務精神表露無遺。今年護理系的撥穗典禮照常舉行，我很榮幸能夠被邀請代表研究生致辭，致詞前，我不斷重新思考研究所的學習給我帶來的最大改變或收穫為何，我的想法能否代表大部分研究生的學習心聲。撰寫論文是母親的磨娘經，和大學時代的學習方法不同的是，到了研究所並非全盤接收大量知識，而是必須選擇自己的問題取向，且開始學習將你的關懷聚焦在某一處，細細琢磨，深度探討。好處是，研究時間一長，也就覺得學習有了感情，饒富趣味，以下將我在畢業致辭的演說內容做一分享。

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女士於1999年曾經在台大法學院發表演說，題目是「政治人的人文素養」，從文學、史學及哲學三個面向論述人文素養。其中，在梳理史學的概念時，她用了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「沙漠玫瑰的開放」，說明人們認知的起點不同，所帶來價值觀的巨大歧異。我認為，這個例子也可以用來詮釋研究所的訓練為我們帶來的改變。故事描述的是龍應台的友人來拜訪她，送她一株植物，美其名「沙漠玫瑰」，但沙漠裡沒有玫瑰，其

實就是一株遇水會生長的枯死乾草。於是龍應台和她的孩子們在往後的幾天，每天都在觀察沙漠玫瑰的生長，沙漠玫瑰放在玻璃瓶的水裡，從枯死的乾草，到漸漸的生意盎然，這個見證的過程讓他們每天都充滿期待。沙漠玫瑰擺在水裡的第八天，他們的鄰居來訪，參與了這個過程。當龍應台和她的孩子們對於沙漠玫瑰的蓬勃生長再次發出讚嘆聲時，他們的鄰居大為不解的說：「你們幹嘛啊，這不就是一堆雜草！」的確啊，草再怎麼生長也不及花美。

研究所的訓練若以這個例子作為辯證，在就讀研究所前，我們就像是那個第八天突然出現的鄰居，只能看到事物本身存在孤立的現象，然後輕易的做出價值判斷。可是對於見證的人來說，他們看到的是沙漠玫瑰從無到有，是事物存在背後一點一滴的線索及輾轉曲折的來歷。研究所的訓練，帶給我們的是批判性思考、邏輯性思維的運用，我們發現問題、搜集資料、抽絲剝繭以及接受挑戰和挫折，這些都是讓我們有能力去發現事物存在背後的層層脈絡和複雜現象，也讓我們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錯誤的價值判斷。簡單的說，研究所的訓練讓我們在看待問題時更深入、更全面、更有同理心，這也是一位優秀的護理人員應該具備的能力。

十八世紀時，南丁格爾提出：「護理是一門科學，亦是一門照護的藝術」現代人常將科學和藝術放在對立的面向，但護理的核心在「關懷」，重視的是病人身、心、靈、社會等多面向的平衡，護理不僅應在實證科學的領域中提升專業，亦應培育護理人員的人文素養，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南丁格爾的哲學觀。我認為，能在台大學習是件幸福的事，台大是所綜合性大學，校園處處可見鴻儒大師的身影，護理系的老師們更是該領域的一時之選。猶記初入學時，系辦學姐曾說：「入寶山，千萬不要空手而回。」以我自身為例，護理研究所社區組的課程安排偏重科學性領域，為了加強我的人文

知識，我選修了前故宮院長陳其南老師的「台灣社會文化史」、「文化政治、現代性與台灣經驗」，孫大川老師的「原住民文學」以及陳聰富老師的「醫療法律責任」，這些學門看似與護理沒有直接連結，但是卻讓我對於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跟人有更深刻的認識，有認識就有關懷，有關懷就有理解，而我相信這份理解最終會幫助我連接所有的事物。

最後，我認為護理工作的意義性來自服務他人的願望，優秀的護理人員就像是一位願意陪你登頂的高山協作員，必須具備四種特質，第一，清楚前面的方向，能夠陪伴你走路，帶給人平安放心的感覺；第二，高山協作員常常是可以幫助登山者背負重物，分享你的重擔，讓你感到輕鬆些；第三，高山協作員雖然也能感受到登山的辛苦，但仍然願意而且能夠繼續幫助他人；第四，由於高山協作員了解登山的技巧，對於前方的路況非常熟悉，可以陪伴登山者面對沿路的危險與困境，最終抵達山頂。孟子有一句話：「可以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」學校是幫助我們獲取知識之處，學的不外乎是規矩之事，若是要巧，則是必須離了學校出社會後才能獲得。護理卻是很特別的行業，護理重視實務經驗，學問和巧思可以兼具，我們在學校中獲得專業知識、溝通技巧、同理心等訓練，而後運用在臨床工作中。有巧思的護理人員看得到自己的使命感，能夠了解生命的意義在服務，在利他，在價值不在價格。而研究所的訓練讓我們有一套方法可以依循，研究所的學習就像是一場流動的盛宴，將來無論我們身在何處，都將帶給我們最大的助益。